

近 寂

官場秘密史

社會小說

上海新小説社印行

後編



A541 212 0014 24768

最近官場秘密史後編目錄

卷之十七

車頭兒藏奸弄縣主

封大令竭力媚鄉紳

卷之十八

利欲薰心當堂笞秀才之臀 大公無我默地探處女之陰

卷之十九

赭衣人翻為座上客 藍袍客不是個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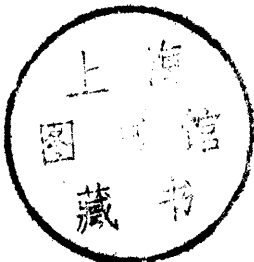
卷之二十

蓮花庵妖尼施毒藥 彰州城迷婦返清心

卷之二十一

冤聲載道裁判員調差 闊氣狎天理刑廳蒞驗

官場秘密史後編 目錄



~~1035111~~

卷之二十二

鳳仙娘巧製游仙曲

薄命女悲題絕命詞

卷之二十三

白於玉深宵設計

尤味蘭一命嗚呼

卷之二十四

尤貢士屍場遞和息

楊理刑烟榻認乾爹

卷之二十五

賣風流意在迎奸

談因果心存勸世

卷之二十六

評紅樓夢才女具慧心

贈碧玉環賊官露馬脚

卷之二十七

家主人奴尊卑失序

阿爹阿女倫理淪亡

卷之二十八

露真臟滿紙胡言

啟疑心一條妙計

卷之二十九

鄧鳳奴遊戲示奇謀

尤仙姐悽涼感陳迹

卷之三十

話到前塵分明因果

談來現象洵是淫昏

卷之三十一

客館中不堪回首

舞臺上引動春魂

卷之三十二

一場好夢等空花

八集新書且結果

官場秘密史後編 目錄

五

---

官場秘密史後編 目錄

繪圖最近官場秘密史後編 卷十七圖

車頭兒  
藏奸弄縣主

真器



對天  
令賜  
力媚  
鄉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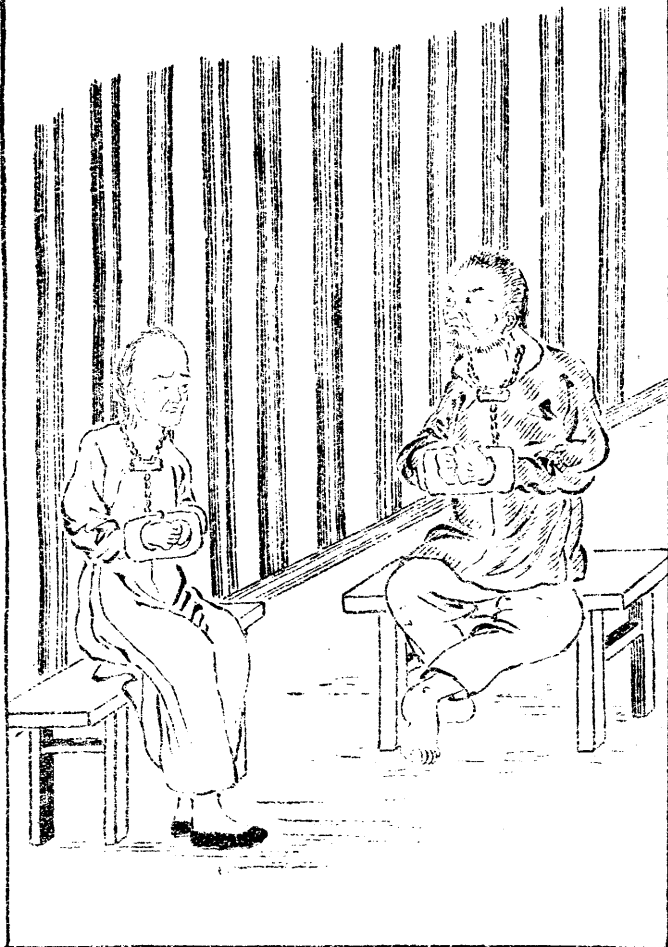


利ヲ欲シ董心  
皆由是ハ官と吏  
才ニ解





夫公無私地撰  
之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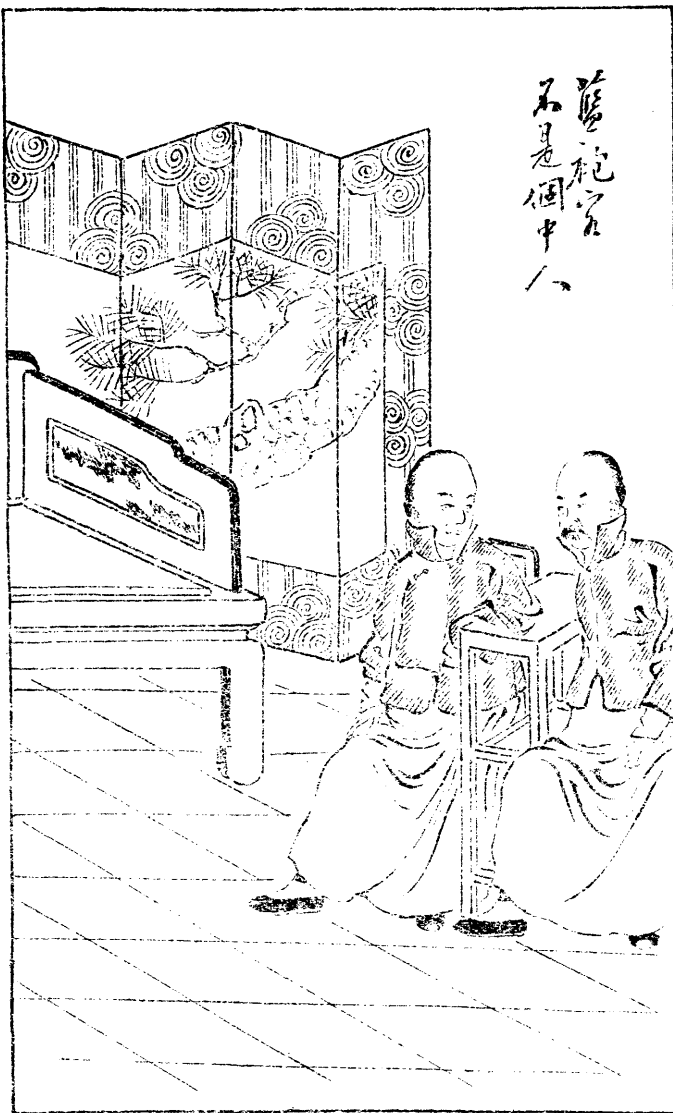


繪圖最近官場秘密史後編 卷十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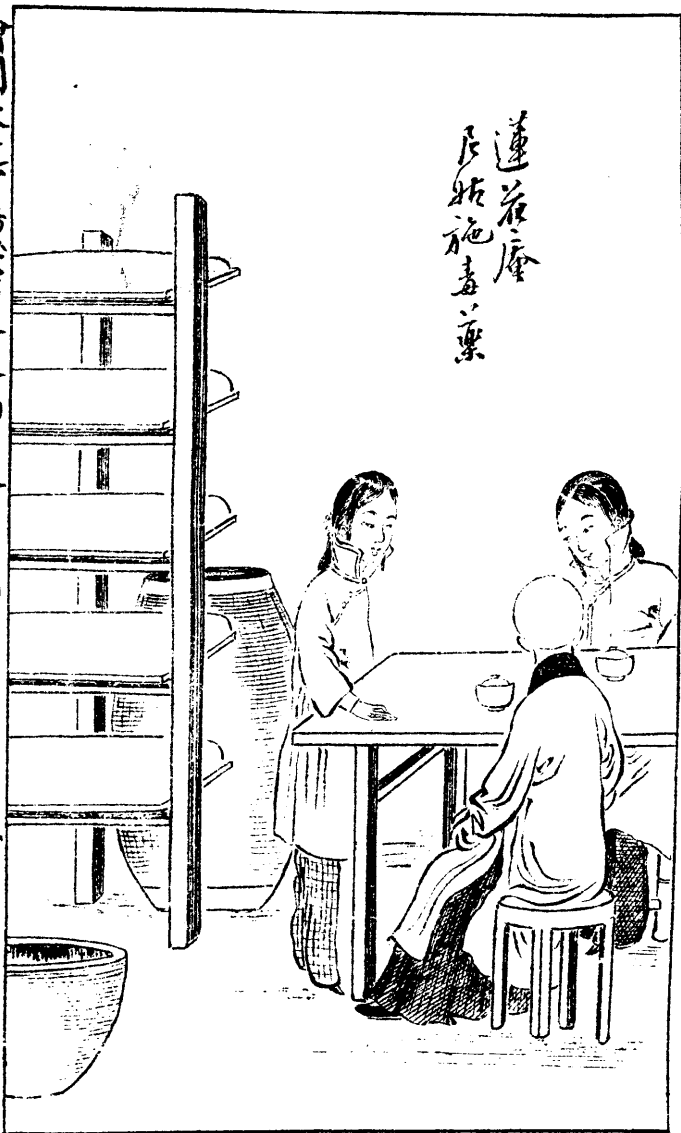
蘇衣人翻  
為座工九



藍袍字  
不是個中人



蓮花座  
及姑施毒藥



彭州城送  
婦返法心



# 最近官場秘密史後編卷之十七

天公 鑄

慧珠 校

車頭兒藏奸弄縣主

封大令竭力媚鄉紳

話說封蘭仲到任之後。訪得真義縣。民風刁橫。地面清苦。歷任官員。終是賠錢不討好的去處。心裏大爲失望。對六相娘子。鳳娘小姐。談起苦經來。鳳娘小姐。原是絕無計較的。一個未出閨門的處子。聽了也不過攢眉嗟嘆了幾聲罷哩。六相娘子却不肯奉天承運了。終要使些氣力。把糟的事弄好了。纔歇手。一日對蘭仲道。大凡做官。要想發財。不見得天天坐着睡着。就會升官發財的。須得找點事情來做做。那怕沒風也要使他三尺浪。纔是能爲呢。蘭仲道。實不瞞太太說。我雖然沒有多大的能爲。然而當幕友。也算老手了。幫

別人發財的發財。升官的升官。也不止一個了。其實臨到自家身上。弄着到這種的絕地。也叫沒法奈何。哩最苦的是地方。上沒有一個奔走衙門的紳董。來做牽針引綫。還且自己又沒曾帶幾個能幹官親。帮着招攬主顧。究竟我是一縣之主。百里之侯。不能毅自己往外面瞎跑。對別人招攬賣買。講論價錢。所以益發的死絕了。六相娘子道。既沒個得意的官親幕友。就不妨降格以求。我看捕班上的車頭兒。還是個人才呢。蘭仲道。說起這車頭兒。我想有點兒好笑。他真真眼珠子都沒有的人。也想在衙門裏當公事。六相娘子道。車頭兒這人。倒還乖覺。怎說他不在行呢。蘭仲微笑道。不說了罷。說了倒要太太生氣的。何苦來。省省罷。六相娘子道。要說儘管兒說。這麼吞吞吐吐。我是最不高興的。你我相處了這許久。難道你還不知我的性度嗎。蘭仲道。不是哇。但不過閒話罷哩。說呢。其實也不要緊。我好笑這車頭兒。他也不

想想我大老爺上房裏放着。這麼天仙女似的一對兒太太。又有花朵兒似的兩個丫頭。眼見得別的意想。是斷斷乎不會有的哩。他往往沒人在眼前的當兒。假意兒指着沒頭沒腦的公事。到我跟前。扭扭捏捏。臉都忘了。真真可惱。又是可笑。委實的可憐見的。回來。他再要這麼兒的時。我可不答應哩。打他二百狗腿。他可喫得住。六相娘子聽了。顧着鳳娘冷笑一聲道。聽他呢。我雖則不很知細衙裏的勾當。想其情。外班的頭兒。不奉傳喚。可以朝着簽押房亂闖亂闖嗎……哼……哼……真所謂孽由自作。不打自招。我瞧這車頭兒的神情。委實納罕的狠。因此拿話來話他。一話吃我話出來了。鳳娘笑道。那車頭兒的臉蛋。果然俊的狠。我見猶憐。何況老奴。只怕二十歲還不到呢。那如意兒接過來道。據說車頭兒的妹妹。叫什麼小美子。今年十七歲了。小美子的面貌。同車頭兒一模一樣的。這個當兒。蘭伸一溜



烟竟不知溜到那裏去了。六相娘子。鳳娘小姐。都不曾覺着。蘭仲已溜過了。六相娘子詫異道。奇怪奇怪。車頭兒有這個妹子。你怎地知到得。這麼精細。年貌都活畫出來了。并且這據說的兩個字。益發的奇怪了。究竟據誰說呢。鳳娘道。果然詫異的狠。這倒應該研究研究的。你倒問問他。看着抬眼。蘭仲却睜了一個空。道。咦。那裏去了。六相娘子也睜時。却不見了。蘭仲的影子。乃道罷呀。不用說了。我都明白哩。通共這幾天。可知故事却玩的不少了。又對如意兒和歡喜兒道。我們這一起人。表面上。算是主婢。其實底裏。是同盟。隨便幹什麼事。可以不用瞞。若是瞞避起來。那就不是同盟的。交道了。彼此乏味了。并且蘭仲也不必這個樣兒呢。鳳娘小姐道。這話說的對針了。我們一裏兒五個。那末的的確確的。所謂同命鳥哩。這個原因。索性打夥兒說說穿。大家不用遮三瞞四。倒是同心合意的。圖個升官發財的道兒。纔

是正經呢。六相娘子道：鳳妹，這幾句話說得對了。你平日間終是不言不語，無所可否。這兒肯說句話兒來。大家聽聽。又是這麼有理。真是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了。談論一回，即便收拾話頭。過了一宿。次日，六相娘子對蘭仲道：我如今仔細想想，你的聰明智慧，終竟及我不來。我算來，這裏雖是地瘠民貧，我們做官的，既然撞到這種地方，怎肯安心的坐以待斃嗎？我想只消詞訟多，就不怕沒處撈幾個哩。我倒訪出個實在來了。這裏的土著，果然是窮得很了。米舖老班胡明德，不過該了千餘金的家財，直是算他一縣之巨富了。果然在土著身上想法子，委實的沒味兒。譬如胡明德的家財，一裏兒送給我們，我們還不在心上。整萬的銀子，老實說看的慣了。我在家裏的時際，那一個月，沒有整萬的租錢收進來呢。蘭仲道：太太是富貴人家出身，自然眼界開闊了。我却眼界小哩。若說有上串的銀子，也很高興了。六相娘子道：你這

句話說得沒志氣了。至於說我富貴人家出身。你又明明是取笑我了。我們家富則可矣。貴則未也。誰不知道你家令兄梅伯先生。現署着彰陽兵備道呢。而且令伯大人。直做到布政使呢。你們家纔算得貴哩。蘭仲忙道。太太生氣了。我怎敢取笑太太呢。我同太太是一家人呀。我的哥哥就是太太的大伯子。我的伯父就是太太的伯公。怎地分判起你們家了。我們家來呢。六相娘子笑罵道。沒出息的東西。說句話兒玩着。就嚇的臉都黃了。昨兒晚上不會朝你說嗎。我們一窠兒。是六親同一命的。真真生死共之的一局兒。譬如你到外邊去偷摸偷摸。什麼車頭兒。哩。什麼小美子。哩。我們也不該多一句話。就是我們在婦道上。錯了點子。你也只好一隻眼兒張着。一隻眼兒閉着。斷乎不能放出刺來。綜而言之。彼此都要想想根本上的點線。所以我們一窠人。只可以和氣。所謂和氣致祥。不可以不和。就是戾氣致殃了。閒話休提。

我們且談正經罷。方纔不是說土著人身上斷沒有法兒好想。倒是寄居的客民。狠有些有錢的。該些產業在這兒。這兒雖是羣山萬谷之中。那個月湖一帶。以及虎渡之間。很有些兒好景致。不是那裏叫做小西湖嗎。那小西湖及虎渡澗一帶。客籍紳富。都造着好多的別墅。當做避暑的所在……蘭仲笑道。太太可別說了。這個所在。我也訪明白了。同我們摸金主義的一門子。可沒個措手處。況且這般兒的紳富。都是闕天闕地的。就是這個小嫗。太太可知是誰該的別墅。六相娘子道。誰不知呢。這小嫗就是方相國的別墅。這會子休了回來。他原不會回家鄉去。就在這裏靜養着呢。蘭仲笑道。太太既然也曉得的。敢是方相國身上。可以摸幾文嗎。六相娘子道。你又糊塗了。他雖則住着這兒。他過他的日子。享他的清福。又不來理我們。這便是風馬牛。兩不干涉。那裏有甚法子想哇。我的老爺。你怎地不把案卷查查。

呢。蘭仲道。那一案沒有查過。只是沒有肥料的案子。也叫無可奈何呀。所以不高興去查哩。六相娘子笑嘻嘻的。從抽屜裏取出一張狀詞來。道。這起案子。倒可以發一個小小的利市。味兒雖不叫鮮甜。然而秀才却是宰相的根。苗。恭喜。恭喜。蘭仲忙接來瞧。是一件錢債訟詞。原告是客紳陳至剛。被告是中江秀才石忍冰。串騙陳至剛銀五千兩。前任手裏批的。着公正人調處。攔下來的。有一個月光景了。蘭仲瞧了。只是搖頭。六相娘子笑道。你且不要搖着頭。認是沒有味兒的。這一張書。都在車頭兒肚裏。你去向車頭兒商量。管教你發個小利市。蘭仲便到簽押房。立刻傳喚車頭兒進來。問話。一時車頭兒已到。蘭仲便把那張訟詞。給車頭兒看了。又道。太太說。這當中有些原委。你通仔細的。你說給我聽了。車頭兒回道。小的在太太跟前。都回明白了。蘭仲道。太太說話狠癩怠的。據說個裏有幾層曲折。原委狠長。所以還是叫

你說罷。車頭兒答應了幾個。是便道。這陳至剛。陳大老爺。是大名人。就是兵部侍郎陳大人的姪子。他自己却是個舉人底子。捐了個戶部郎中。也不去到部當差。在這裏造了一座別墅。娶了一位姨太太。住着別墅裏快樂過日子。仿佛神仙一般。好不有趣。至於這個石忍冰。乃是中江。不知那一縣的秀才。他老子是個富商。因為愛嫖。又歡喜買彩票。什麼湖北票哩。安徽票哩。廣東江南浙江種種的彩票。拿着整注兒的洋錢。神昏顛倒的。狂買起來。他老子是一錢如命的人。這是商人的普通性質。瞧着兒子這麼樣荒唐。便肉痛狠哩。拿住了銀權。一絲兒不放鬆。那忍冰便死絕了。指望買在手裏的許多彩票。中一個頭彩出來。豈知一種一種的彩票。都開過了彩。那裏有甚頭彩。在裏頭。望了個空。那就不得了哩。剛好又遇着年終的關口。不要說正主兒該的嫖錢。就是各種帳目。結算起來。沒有五千洋錢。過不得年關。幾乎把

這個忍水活活的急死。於是情急計生。把他老子的田房契據偷了一套出來。拿些字紙兒依樣包了一個包兒。放在裏面。明知他老子這種東西難得查點的。即使偶然查點查點。不過把幾個包兒瞧瞧就完了。也不會打開來的。所以狠爲得意。到底不致於敗露的。於是拿了一套房契。想着有個朋友姓沙的。叫做沙少安。是個名下孝廉。同陳至剛陳大老爺是最知己的朋友。因此找沙孝廉商量。到陳大老爺那裏抵押五千兩銀子。只說他老子因爲貨物沒脫手。放出的帳款。又收不下來。倒攔淺了。只消挪過年關。開春就本利一并奉還。沙孝廉想這種事情。商界上常有的事。絕不疑心。便向陳大老爺抵押了五千銀子。到明年過了元宵。那忍水原深知沙孝廉的爲人。極是熱心慷慨。最肯可憐人。並且最會鑽別人的圈兒。他便使個計較。跑到沙孝廉那裏。不問情由。跪在地上。放聲大哭。沙孝廉倒唬了一跳。忙問這是那麼

的巴戲哇。忍水哭的傷心。問了幾次。纔說道。兄弟該死。兄弟該死。兄弟的一條狗命就在老哥手裏。老哥不救時。兄弟只好死了。沙孝廉道。這又是那裏說起。到底闖了那麼不得了。的禍。幹了什麼過不去的事呢。還不爽快些兒說。我最不歡喜這種樣子的。你還不知我的脾氣嗎。忍水嗚嗚咽咽的道。兄弟原也知道。老哥是直截爽快的人。但是兄弟這兒的事。鬧的忒壞了。叫兄弟也沒臉說得罷。也不用說了。索性讓兄弟拿根繩吊死了罷。倒還乾淨些。沙孝廉道。你到底幹了怎樣無法無天的事。快說罷。只消我力量裏做得到。最肯搭救人的。你也該知道我的性度了。忍水又磕了五七個響頭道。在老哥的力量。却一點兒不煩難。只消一言之下。不但救了兄弟這一條狗命。但是兄弟這條狗命在石氏宗祧。很有關係。既無兄弟。又沒兒子。兄弟一死。自作自受。原不足惜。倒是石氏香烟。就此斷絕了。該死。該死。去年抵押的一款。



家嚴其實不知道的。這套契券也是私底下取出來的。本來却不要緊。家嚴不會查點的。齊巧中江家裏有急電到來。祖母十分病重。家嚴馬上要動身回去。這是向來的老例。遇到回去的擋口。終要把各種的契券打開包兒親眼過了目。交給兄弟收管。等家嚴來了。仍舊交還家嚴收管。這兒查點起來。不是要敗露了嗎。家嚴的家法利害。若是敗露下來。兄弟決計活不成哩。要懇求沙大哥擔個肩兒。向陳至翁商量。把這套房契取一取出。頂多三日。依舊交過去。斷斷不會誤事。兄弟素來誠實。老哥明鑒。沙孝廉聽了。楞了半天。道。你也忒糊塗了。但是你去年。要這票銀兩。甚麼用處呢。忍冰又撒謊道。其實兄弟也不是荒唐掉的。只因幾個商界上的朋友。說做金子生意。穩穩的賺錢。不料去年大概都是折本的。這是沙大哥。你也知道的。幾個有名人物。幾十萬幾百萬。都是有的。就此一蹶不振的。狠有幾人。兄弟是初開手。膽子。

小不過花掉幾吊銀子。還算氣運。狠濟呢。沙孝廉道。這還是公罪。老太爺跟前也好交帳的。何苦要瞞呢。只怕不是這麼的折本。嗻。我也聽人說來。你在花柳場中。興致其實不淺呢。忍冰暗吃一驚。忙道。就爲了這折本生意。當時賣出買進的擋兒。這般商人。都在花柳場中談經濟。做事業。所以也曾應酬過幾次。大不了。花了幾十兩銀子罷哩。後來折了本。便同這般人疏遠了。花柳場中。也就絕跡的。沒有去過呢。沙孝廉道。你是著名的誠實人。我也素來知細。既是這麼着。至剛那裏。就這麼空手去取。想來他也信得過。取得出來。然而臉上太不好看了。須得拿一兩吊銀子去。纔覺好看。你有法子想嗎。忍冰忙道。叫我那裏去想法呢。這樣時。兄弟仍是活不成。說着。又咯咚咯咚的磕響頭。沙孝廉一把拖起道。這算那裏來的巴戲。哇。明兒早上。你來取你的房契罷。忍冰暗暗歡喜。再三感激而別。次日。忍冰起個絕早。就到沙孝廉那

裏去取這房契。沙孝廉已代他取出來了。道：我在朋友處挪了兩吊銀子去取的。你我的面子終算還好看。但是三天之期不可有誤。忍冰結實的道：若是誤了。豬狗也不如了。三天之期還是近期。遠約呢。家嚴極遲明兒一早終要動身了。只消飯後還現銀也可。仍舊拿房契去抵着。也是使得。老實說。都是我的權柄了。說罷。又道：家嚴只怕要呼喚兄弟。交代事情。這兒沒得暇哩。匆匆去了。蘭仲聽車頭兒說到這裏。嘆道：這沙少安。沙孝廉。我也知道他是個好男子。他是江東人呀。果然熱心狠的。後來怎地擱下來。直到這兒還沒還銀兩呢。車頭兒道：大老爺明鑒。那石忍冰原是設計騙人。既騙到了手。還有錢還嗎。這一件事情。不過騙了沙孝廉一個人。三五吊銀子。老實還不要緊。餘外還騙的人家不少呢。受了他的騙。還要說他的理性長賴了人家的錢。還要尋人家的晦氣。此人是殺不可恕的一個惡獸。蘭仲道：他既是壞人。

別人怎地高興上他的當呢。車頭兒道：頭裏這石忍冰是裝得極其老實。說一是一。說兩是兩。而且應酬朋友也謙沖和氣。手筆闊綽。譬如無論在茶樓酒肆。惠鈔終是他搶去。所以大家都說石忍冰是個好人。誠實不過的。豈知他心上老早打了主意了。蘭仲道：這個石忍冰其實可惡了。車頭兒道：這個石忍冰知道了他的底細行爲。其實可惡。若是不知道他的底細行爲。終當他是個極本分的誠實君子。瞧他的客貌舉止。說句話兒。都是矮矮縮縮的。然而小的演說這一點兒。還沒有把他的惡處一齊顯出來。不過十分之二三罷哩。如今陳大老爺同沙老爺的意思。錢却不想他還了。情願請大老爺當堂出出他的醜。打他幾百板子。辦他一個誑騙的罪名。舒舒他們的氣。就是了。大老爺若是把這注銀兩。本利都追齊了。陳大老爺是一個都不要哩。還且感激大老爺不盡呢。大老爺若是陳大老爺同沙老爺拉個交情。得能

幫助幫助。恭喜大老爺。個裏的好處說也說不來。別的且不用說。如今沙老爺的太太。在新店裏當教習。（案新店老店之稱。不是做書人的杜撰。鑿鑿可據者也。）信任的要不得。比之頭裏的玉小姐。還要加一倍的有臉。（案玉小姐的玉字。諸公當細味之。不可泛泛讀過。至要至要。切囑切囑。）哩。蘭仲道。嘖嘖。嘖嘖。原是原是我知道。但是前任大老爺。有這樣的好機會。何以倒批脫了。車頭兒道。個裏有個原故。只爲前任王大老爺。太不近人情了。小的們。狠不高興他。所以沒有回他個明白。倒是石忍冰同三少爺。一答兒玩過的。因此三少爺同老子說了。就批脫了。大老爺可知前任王大老爺。撤任的原故嗎。原就是陳大老爺。心上不高興。了一封信。寫到省裏。不消十天。半月。顏色就變了。大老爺就榮任到這兒來。哩。蘭仲聽了。直跳起來道。既然當地。有這位客紳。什麼大的勢力。我早該去拜會呢。你你。怎地不早早兒稟

我呢。車頭兒道。這倒不在乎的。就是方相國。隱居在這兒。也不肯同地方官交接的。至於小西湖。虎渡澗。一帶。猶之陳大老爺。差不多的客紳。差不多的勢力。也不止一二十位。他們終不過一般。差不多的。詩酒往來。琴棋消遣罷。哩。就是地方官去拜會。終不過擋駕就完了。頂要好。不過過一天。差人送個帖兒來。終算答拜過了。所以小的們。沒有回大老爺。這會子。承太太的恩典。傳喚小的進去。賜酒。賜飯。賜……賜……小的無可報効。不得不把這件公事。在太太跟前稟明了。至於那些沒良心的。都約齊了。不把這件公事。稟大老爺知道。等大老爺瞎地裏去。撞運氣。若是大老爺開格外的恩典。他們沾了好處。那末。再把這事兒。稟明大老爺。小的委實的。受恩深重。若把這件公事。擦下來。陳大老爺。又是不高興。豈不要誤了大老爺的前程嗎。至於這裏地面。雖苦。然而只消得了訣竅。做起來。還算上中的缺。並不壞呀。蘭

仲聽到這句話。朝着耳根裏直鑽的鑽了進去。眼看着身邊沒有第三個人。拉了車頭兒的手。道。老弟。怪可憐的。怪不得太太歡喜你車頭兒。便着恭維了一泡。商量了一回。便立刻喊伺候。到浣花別墅去拜會陳至剛。陳大老爺送了門上大爺一百銀子。替他周旋了一句。有極要緊的公事。面稟陳至剛。陳大老爺明知是爲了石忍冰一案。不便不見他。而且也該當面說一聲。究竟是地方官。又是要他循點兒情分。便道了一個請字。就在內書房相見。蘭仲守定了一個絕妙的主義。來對付至剛。諸公可知道。蘭仲守的一個怎樣的主義。說穿了其實妙不過。只是瞧去。却是很便當的道兒。然而幹起來。却又狠不容易的事。不是做書的。老着面皮。誇句口。雖不是這門子的專家。然而也還可以勉強支持一回。不致於丟臉。你道。甚樣兒的一個主義呢。蘭仲自居爲一個嫖客。拿至剛當做一個有財有藝的婊子。既要想嫖他。又要想

不。花。錢。反。而。要。想。人。財。兩。得。的。念。頭。媚。也。媚。到。一。萬。分。醜。也。醜。到。兩。萬。分。了。可知蘭仲這時節的掇臀捧屁吮癰舐痔的手段搬演得十分周致。直把一個陳至剛弄得迷迷糊糊墮入五里霧中。嘴裏沒口子的說道。蘭翁是當今不可多得的能員。可惜屈於下位。兄弟連夜打電報到京裏。同家叔說了。弄個專摺密保。弄個專摺密保。再打一個電報到省裏。同家岳說了。也弄個專摺密保。也弄個專摺密保。內外夾攻。怕不平陞三級嗎。那個石忍冰。其實可惡。別論他是個秀才。定規打他一頓板子。凡事有兄弟。不怕什麼的。蘭仲沒口子的答應着。着。着。兄弟連夜照辦。兄弟連夜照辦。連忙告辭回衙辦理。至剛再三的說道。從今而后。我們是一家人了。須要常來走走。我們幾個要好朋友。也得叙叙。就是方相國已有信息出來。快要起用了。兄弟同蘭翁介紹介紹。狠有好處的。方相國不起用則已。一經起用。定是軍機上有分的。蘭



仲愈加醜態百出。巴不得拿身子來孝敬他。沒口兒的答應。從今日始。天天過來伺候。至剛直送到大廳上。方纔進去。據說陳至剛爲人。狠是拿大。憑你是誰。終是書房相見。不作興花廳上請見的。而且送客也。從不曾送到大廳上的。當時上下三等的人。那一個不是詫以爲奇事哩。且說蘭仲。回衙立刻就點車頭兒。立拿黑棍石忍冰。到案。車頭兒巴不得要討老爺太太的歡喜。飛也似的。去到石忍冰的住處。嚶喝着。要人。原來石忍冰的老子。也在小西湖上。造了一所別墅。手裏該了幾個。便附庸風雅。取這別墅名兒。叫做詠梅山莊。娶了個揚州寡婦。做五姨太太。過幾日快樂日子。以娛晚景。當時車頭兒嚶嚶喝喝。打進莊院。只喊着捉人。捉人。忍冰的老子。究竟是個商人。經不得這麼的風浪。已慌做一團。只是抖簸簸的道。捉捉捉。誰捉捉捉。誰捉捉捉。車頭兒道。石忍冰的。王八蛋。快滾出來。大老爺立等着要人。哇。忍冰的老子。愈加發

慌道。沒沒沒有。沒沒沒有。在這裏。車頭兒拿練子在忍冰的老子的頸上一套道。不交出你的小王八蛋來嗎。就鎖了老王八蛋去罷。有沒有你的小王八蛋。大老爺跟前說。我們不知道。只曉得詠梅山房裏捉人。可憐這老頭兒。從不曾受過這樣的風波。直唬的哭了。還是那五姨太太。揚州寡婦。原是揚州城裏。甘泉縣衙門前。開鴉片烟鏡的出身。那般差役。是見慣的。而且和甘泉縣捕快徐頭兒。有交道的。所以差役的巴戲。識得十分精透。便走出來道。上下擔待些兒。我們有個緣故。告稟上下得知。忍冰這不肖。因爲不爭氣。結交匪類。撒潑花錢。三年前曾經偷了房契田單。出去。因此驅逐了的。不知如今又幹了怎地的罪犯。勞動上下。到來拿人。委實的早已不許進門了的。若要拿人時。我們原不會存案。驅逐這不肖。果然推脫不得。好在有個着落在這兒。請上下自去拿他便了。車頭兒看這婦人說話也還在行。原曉得這

忍冰老子恨極了的。另外在那裏過活。不過不狠知細。在那裏住。案理到來。問一聲住址。是該的。曉得這老兒是個軟壳。樂得詐一票錢。因此便放和了許多。道。宅上既然這樣說時。我們當公事的。那裏不積些陰德。那末這石忍冰。現住着那裏呢。犯的罪。其實不小。大老爺立刻要拿到他來辦呢。那婦人道。不知怎樣的罪犯。嘎。車頭兒道。有工夫問話嗎。那婦人便撥轉口來。假意兒搭趣道。是。是。這罪犯得不小哩。他現住着吊桶巷第十三號門牌。同堂班裏的大姐阿銀。做人家呢。上下去拿就是了。忍冰的老子道。大叔去拿他罷。放了小老兒罷。這個畜生。害煞人了。車頭兒微笑道。我們鍊子。上去。却容易。要褪下來。却煩難。那老兒。禁不住。又要哭了。那婦人明知要錢的話頭了。連忙取了十塊洋錢。陪笑道。上下方便些兒罷。有個茶東在這兒。車頭兒一看。只得十塊洋錢。便喬張喬致的。拖了忍冰的老子。便走。發話道。誰有工夫。那

裏去拿小王八蛋。拏了老王八蛋去。也是一樣的十塊洋錢。我公事也辦的。老了。倒你們來戲咱老子了。混帳王八蛋。不識高低的狗男女……哼……

……十塊洋錢……哼……十塊洋錢……拖着便走。忍

冰的老子隻手捧住了一扇榻兒。哭着央告道。伯伯叔叔老爺大老爺亂叫起來。要多少銀兩。小人終依伯伯叔叔說個數目。一絲兒不短欠。車頭兒死活的忍住了笑。惡狠狠的道。拏一萬兩銀子來。那婦人却不慌張。陪着笑臉道。上下請坐了。終可以商量的。我們寄居在客地。並不敢裝窮。委實的拿不出一萬銀子。孝敬上下。於是好容易商量了五百塊洋錢。一手交錢。一手去鍊子。車頭兒原不過想敲詐他二三十塊洋錢。是打准了算盤來的。吃他一泡兒的噁噁。哄哄。直弄到五百洋錢。身上都放不了。興匆匆的。先把洋錢送回家裏。交給老婆收了。便飛也似來到吊桶巷。看准了第十三號門牌。正要

打門進去。只聽得裏面一個蘇州婦人的聲音。在那裏哭叫。不知誰在那裏哭罵。請看下一回。便知分曉。



# 最近官場秘密史後編卷之十八

天公 鑄

慧珠 校

利欲薰心當堂答秀才之臀

大公無我默地探處女之陰

話說車頭兒得了一票意外之財。興匆匆的回家去。安放好了。重又飛快的來到吊桶巷。捉拿石忍冰。說是住着第一十三號牌。却是一間沿街的房屋。氣派很不漂亮。正待打門。只聽得裏面一個蘇州婦人的口音。哭罵道。僚格。勿要面孔。格殺千刀。前埭拿奴格。金壓髮。當脫子。僚說三日。(讀業字音)天。就贖還撥。奴格僚起想想看。阿是三日。天。嘎直脚到故歇。還勿曾贖還。奴。三百天也。勿罷哉。僚格傷良心。格殺千刀。咦。要想頭。奴格金戒子。哉。勿撥耐。末。索加偷哉。僚答奴。拿出來。勿拿出來。末。直脚勿成功。答僚格路。倒屍拚命。



話。倒。勿。要。起。說。哩。老。實。說。倪。吃。末。吃。該。碗。堂。子。飯。人。是。規。規。矩。矩。格。勿。是。捨。瞎。來。來。格。嫁。子。僚。末。一。心。歸。念。正。頭。夫。妻。實。梗。僚。好。末。倪。格。福。氣。僚。勿。順。經。末。倪。格。命。苦。僚。是。知。縣。老。爺。碗。典。當。老。班。碗。隨。便。那。哼。終。歸。埋。虎。來。海。碗。陸。裏。曉。得。是。全。黃。格。倪。今。朝。子。末。勿。對。僚。講。情。理。哉。還。奴。該。隻。金。戒。子。來。豪。燥。點。拿。得。來。拿。子。出。來。一。刀。兩。段。奴。野。勿。認。僚。該。號。格。衆。生。僚。野。勿。必。來。認。得。倪。哉。倪。嚙。撥。天。官。賜。嫁。僚。格。候。補。知。縣。大。老。爺。老。實。朝。僚。說。子。罷。僚。幹。來。浪。格。歸。星。空。頭。事。體。發。作。起。來。要。殺。頭。噪。倪。何。犯。着。嘎。車。頭。兒。聽。到。這。裏。一。聲。發。喊。一。脚。踢。開。了。門。大。嚷。道。石。忍。冰。在。這。兒。了。別。跑。說。着。錚。的一。聲。把。鍊。子。望。着。忍。冰。的。頸。上。一。套。忍。冰。正。受。着。阿。銀。的。嘮。叨。哭。罵。囂。盡。痛。瘡。沒。好。氣。的。當。兒。而。且。還。只。道。是。誰。人。同。他。玩。笑。呢。因。此。怒。道。誰。同。你。們。玩。可。知。我。秀。才。是。真。的。三。寸。毛。錐。十。年。辛。苦。換。來。的。不。是。拿。錢。換。來。的。車。頭。兒。拿。出。牌。面。來。



一照道。同你玩嗎。頓時把忍冰阿銀。唬的慌了手脚。不知怎地。纔好呢。車頭兒也不同他們多說。明知銀錢兩字。再也休提。他已窮到者般地步了。於是拖着就走。忍冰也慌的迷迷糊糊了。須臾已到縣衙。車頭兒一面銷差。一面發出內諭。發押流氓公所。候訊。那石忍冰。押到流氓公所。同流氓及偷鷄摸狗的一般兒。做淘。這一氣。竟氣的非同兒戲。身上又一個錢。找不出一點兒。情分做不得。好容易央求了一個跑腿的小子。許了重賞。同他到一個知己朋友。叫什麼小王小王的。那裏送信。一時小王到來。先問犯了怎麼的案子。弄到這麼地步呢。忍冰道。牌面上是陳志剛的原告。想來也不過就是那件案子罷哩。前任手裏。批脫了的。那裏又發作起來呢。小王道。就是那事兒發作。也不過錢債細故罷哩。何致於這麼着的行徑呢。其中必有道理。忍冰道。這倒不妨。我究竟是秀才底子。他也奈何我不得。審起來。終有個水落石出。

倒是手裏分文無着。其實使不得。你怎地去設法。點洋錢來使用纔好呢。小王滿口應承。且說急難之中。是該朋友幫忙。不然要朋友來何用呢。酒肉朋友。最靠不住。放心。放心。凡事有我呢。說着去了。忍冰直等到半夜。小王的影兒都沒來。流氓公所。並無飯食。要自己出錢買飯。噉的。忍冰身上。找來找去。一個子兒都找不出。只贖五六個另錢。買不得一口的飯。肚裏又飢火上升。非常難過。內中有個販私鹽的。叫做飛毛腿。劉方着實看不過。便對忍冰道。你來伏伺咱老子一回兒。賞你一碗飯罷。冰忍無奈。只得爬着地上。替劉方輕輕的槌了一回腿兒。劉方大贊道。妙極妙極。爽快的狠。接連多日。却不提審。小王到底沒有到過第二次。忍冰却成日家伏伺劉方。諛的劉方高興了。什麼都要忍冰服侍。所以倒是大碗酒。大塊肉。沒一頓不是既醉且飽。忍冰竟樂不可支。只怕審問過了。便要釋放出去。倒沒的存身處哩。阿銀那裏。瞧

光景也走不進了。并且他也兩手空空。同我一樣。就是依舊一答兒要好。過日子也沒味了。所以流氓公所。倒是他的安樂窩哩。那一天忽然提審了。忍冰只得跟了。原差車頭兒。來到堂上跪了。蘭仲問道。你就是石忍冰嗎。忍冰磕了一個頭。回道。生員便是。蘭仲喝叫掌嘴。兩旁差役。嚶喝一聲。一五一十的伏伺了。忍冰五十個巴掌。忍冰本來自命高標。性情驕矜。又且好辯。不作興比別人少說一句話。他的道理辯的長了。纔肯罷休。朋友之間聽他的說話。野蠻不高興。同他說了他自以爲道理長了。益發的養成了他的氣。今兒不由他分說。只開了一句口。就吃了五十個老大皮鞭掌。禁不住咆哮起來。口口聲聲。拿秀才兩字來壓制。蘭仲笑道。我不問你秀才不秀才。只問你怎地誑騙人家的銀兩。我今兒打你的是個騙子。不打你是個秀才。你咆哮我又可打你了。喝着筭一百板。忍冰曉得事情弄糟了。平日的氣概。行

不去。只得哀求。顧全體面。蘭仲想道。慢慢的收拾你罷。那個屁股。一定保不住。終要響了。纔好交代。陳至剛沙少安呢。今兒就免過也罷。於是姑全體面。戒責一百下。限三日繳銀。九千四百六十八兩一錢零七毫。仍舊發押流氓。公所嚴追。如違血比。車頭兒押了下來。只見阿銀所說的什麼田大少哩。周大少哩。五少哩。并且阿銀也在那裏瞧審事。只羞得忍冰沒個地洞好鑽。阿銀趕過來招呼道。呵呀。僚野。是知縣老爺。那啞僚格。知縣老爺。實梗。坍台。佬。歸格。知縣老爺。實梗。海爲。煞。拿僚野。可以實梗。劈。拍拍打得實梗。格。胎氣。哉。忍冰只低着頭。手捧了臉。一言不發。那五少走過來道。人家到這地步。還要嘲笑他。也不作興的。說着。拿出二十塊洋錢來。遞給忍冰道。如今身上沒錢。是要不得的。有所說。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并且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至剛那裏。你原也太覺說不過了。如今你且靜心兒等幾天。我

去同他說。將就些兒罷。忍冰良心發現道。你也喫我的虧。着實不小了。還肯怎地成全。可想你是世所罕有的好人了。五少道。閒話閒話。至剛那裏。我終去就是了。但是你忒毒了。既要賴他的錢。法兒也狠多。怎地你信口雌黃。糟撻起他的女公子來呢。冰忍也無言可對。車頭兒已連連催逼着。只得走開。忍冰想。有了。這二十塊洋錢。也好使用使用。豈知五少遞與他的時際。喫車頭兒看在眼裏。却待五少等散了。這二十塊洋錢。不在忍冰手裏了。都是車頭兒的洋錢了。忍冰推進流氓公所時。依然是兩手空空。身無半文。哩。一霎那間。三天期限已到。蘭仲又坐出堂來。追究道。石忍冰。銀子繳上來。忍冰道。沒有措齊。蘭仲道。限你三天。怎地沒有措齊呢。既是沒有措齊。可想一半是有了。先把一半繳上來罷。忍冰道。告稟大老爺。這陳至剛的款。本銀是五千兩。內中還不是小人一個兒使的。內中一千五百兩。是有個姓孔的。用的。餘



劉方。不曾把性命鬧掉。還算不幸之中大幸。且說蘭仲對六相娘子商量道。石忍冰一案。却是石子裏榨不出油來的。陳至剛雖說不想還錢。只要坍坍他的台。出出氣兒。如今石忍冰的台。果然坍足了。据我的意思。終須榨得他本利俱全。顯見得我有本事。六相娘子道。只消問石忍冰的老子要去。怕少了一個錢。蘭仲沒口兒的說妙極妙極。到底是他的兒子。所幹的事。應該責成他老頭兒賠償。忍冰的老子。果然吃不起威唬。沒奈何打了九千四百六十八兩一錢另七豪的一張銀票。跟手具了一個驅逐出族。不肖兒子石忍冰的真帖。立了案。自後各不相涉。蘭仲也准了立案。收過銀子。提出忍冰。當堂釋放。完案。蘭仲高興非凡。急忙的來到浣花別墅。回復陳至剛道。老先生所委之案。幸不辱命。如今把石忍冰當堂責打已過。所有該款。九千四百六十八兩一錢另七豪。現已如數追到。絲豪不短。望老先生察收。說着。把銀票

雙手捧上。陳至剛驚服道。蘭翁竟有通天的手段了。那石忍冰窮到如此地位。靠着姘婦過日子。他老子又不管。那裏追到這注兒巨款呢。蘭仲笑道。只此一朝。還算如意。朝後點也沒法奈何了。這會子的錢。不怕他老子不料理。還得說他教子不嚴。流爲匪類。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那老兒慌了。情情願願的把銀子繳案。買靜求安。不過那老頭兒倒也刁惡。跟手具了一個出族的真帖。疊成文案。以後那怕石忍冰謀反叛逆。也不與他相干了。晚生倒不能不准他。所以只此一遭。下不爲例的。至剛點頭道。這老頭兒果然是賤的好幾次同他商量。三吊銀子了。結了罷。他直說到三錢銀子。也不管借給誰的錢。問誰去討。那末我同沙少翁兩個想想。他倒設計兒捉弄我們。我們豈是吃別人捉弄的嗎。問他討得勤些兒了。他更好了。倒說在大庭之間。說我的小女佛保。同沙少安沙孝廉。暗地裏有了話兒了。私孩子且生過一次。蘭翁



想呢。叫人家怎生受。蘭仲道。真真放屁了。別個人家的女孩子。然且不可以瞎說。瞎說。何況貴千金呢。這麼着打的他還嫌少哩。還該再去拘他來。爽快的打他一頓。不要說老先生聽了。這等的蜚言。有關父女之情。門楣的清白。自然生氣。就是晚生也覺饒他不過。老先生前此又沒說明。晚生只知他信口鷓黃的一句話。究竟不知他怎樣的鷓黃哇。至剛道。過了的事。就算了罷。如今也够他受用哩。這注銀兩。我老早說的。一個兒不收了。應該蘭翁收着罷。我這裏也不客氣了。蘭仲忙道。老先生說那話來。老先生的銀兩。是該老先生收着。晚生既濫竽一縣之主。應分替老先生辦些兒公事。至剛道。我說出了。便不好收了。若是收了。豈不是個妄人了。蘭仲道。老先生既說到這裏。晚生倒沒有話說得了。於是千恩萬謝的。辭回衙裏。同六相娘子。鳳娘小姐。慶賀發財。并且賞了車頭兒一百兩銀子。姑且擱一擱起。且說石忍

冰吃了這一場單。照官司面孔。屁股都受了刑。賁俗話兒。叫做兩頭利市。於是做人不得。又且沒處安身。幸而在流氓公所。結交着一個知己朋友。就是販私鹽的飛毛腿劉方。釋放出來的當兒。劉方已知他底蘊。還是終身不釋放。倒是他的氣運。如今釋放出去。老實沒一處是他的安身之處。因給了他十來塊洋錢。且說我也打點得差不多了。終在這幾天裏頭。也可以釋出了。你且去那個三元小客店裏住着。等我出來。是有道理。忍冰自以為吉星高照。歡喜非常。依着劉方的指示。找到三元客店住下。原來劉方却是販私鹽的大頭目。吃官司打板子。只算得家常便飯。所以他的棒瘡。十分靈驗。忍冰敷了他的靈藥。不過兩三天。腿上的五七個穹窿。已全愈了。行動自如。同沒有吃板子的時際。一點兒瞧不出。不過浴堂裏去。恣浴。可以免了。那一大堆的板花。彷彿雲蒸霞蔚。五色紛披。十分簇目。他在三元客店裏住了一日。

想起五少。到底是個瘟字兒第一號的人。吃我胡賴了一票。還同我十分要好。又給我二十塊洋錢。倒可以再去弄幾個錢來使。這麼瘟的人。的錢不去弄幾個來使。連着我也瘟了。難爲他面皮很老。仍然沒事的一般。在茶坊酒肆。曲院歌樓。撞來撞去。找朋友。明知五少。必在梨香院。叫做玉觀音的那個姑娘那裏。於是一直撲奔梨香院來。恰好五少同着陳至剛沙少安。在那裏小酌。玉觀音也打橫陪着。他便大躡進去。陳至剛倒難爲情的很。連忙避過一旁。玉觀音只抿着嘴兒。瞧着忍冰笑。忍冰也不管他。向着五少拱了拱手。就在陳至剛的座位上坐了。笑着說道。諸位好高樂呀。五少只得說。你今番委屈了。陳至翁也着實抱歉。沙少安也說。原是封知縣忒頂真了。然而我倒替你恭喜。封縣尊同陳至翁。其實成全你。不小呢。何也呢。你平日的舌辯忒能幹了。別人不高興。同你辯論。只讓你一個兒的高談闊論。占盡便宜。你須

知。並。不。是。別。人。家。理。屈。詞。窮。說。你。不。過。要。不。過。不。屑。同。你。辯。論。罷。哩。如。今。你。也。該。知。道。你。的。道。理。如。今。現。世。界。上。是。行。不。去。的。我。勸。你。改。些。兒。罷。不。是。我。說。句。迷。信。的。話。兒。良。心。擺。的。正。直。些。到。底。不。會。吃。虧。的。所。謂。積。善。餘。慶。原。是。我。道。之。言。並。不。是。楊。朱。墨。翟。異。端。邪。說。呢。還。且。一。個。人。的。羞。耻。是。頂。要。緊。的。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你。光。景。是。沒。有。了。的。何。也。呢。你。有。臉。跑。到。這。兒。來。陳。至。翁。倒。不。肯。見。你。恐。防。你。的。臉。沒。放。處。所。以。避。了。你。到。原。無。其。事。坐。上。來。了。可。想。一。個。羞。字。却。忘。的。絕。盡。了。我。們。同。刑。餘。之。人。不。同。席。的。請。罷。請。罷。五。少。也。和。着。沙。少。安。的。調。道。少。安。說。的。是。簡。直。的。太。不。識。羞。了。那。玉。觀。音。也。笑。道。石。大。少。的。臉。比。我。們。還。厚。了。好。幾。層。哩。石。忍。冰。到。底。也。覺。坐。不。住。了。站。起。身。來。冷。笑。道。女。兒。偷。漢。子。到。不。羞。嗎。沙。少。安。道。呵。呀。還。在。這。麼。的。亂。說。哩。嚶。喝。起。一。衆。底。下。人。把。石。忍。冰。捆。了。立。刻。的。一。張。片。子。送。到。真。義。縣。來。蘭。仲。接。到。陳。

至剛沙少安的名片。又把石忍冰送來。問差來的人爲了什麼緣故。差來的人回說不知細。我們家爺請大老爺過去一盪。有話面談。蘭仲只得答應了。仍把石忍冰發押流岷公所。那劉方見了。好生詫異道。老弟。你怎地又來了。忍冰把緣由說了。劉方恨恨的道。那就不得了哩。前兒的事已吃了大虧。我原想待我出去了。同你報仇的。我遲到明兒要出去了的。銀子已送進去了。那瘟官也收了。你到又來了。但是那陳家的佛保小姐同沙孝廉。究竟有這事沒這事。忍冰道。那是的確的確。本來我同沙少安是第一個知己朋友。什麼事。大家都不瞞。并且他同佛保小姐受了孕。他急的要不得。還是我傳授他的打胎方子。就是那個最便當方子。用不着兩種藥。只消一種草藥。就够了。也不過值得一個子兒的價錢。當時案着我的方子。把胎打了下來。還感激我的要不得哩。這是有憑有據。鑿鑿可證。怕他賴到那裏去。老實說。索性

羞他一羞。使他們在這兒。做不得人。倒送上來。叫我報仇哩。飛毛腿劉方道。老弟。使不得。你竟然這麼着的供上去。不是我發個不吉利。穩穩的吃板子。老實說。你同陳的。沙的。打官事。坐定又是單照官事。況且你在這個姓封的官兒手裏。也打不得官事。終是吃虧的。可憐你不見機。又要喫苦了。我原叫等着三元客店裏。不要瞎跑瞎跑。如今又闖禍了。忍冰被劉方提醒過來。老大的喫唬起來。商量一回。也沒甚完善之策。只得聽其自然。且說蘭仲連忙去拜會了陳至剛。回轉衙來。心上一計。對六相娘子道。只怕又有大注兒的財爻。進門來哩。六相娘子道。聽說那個石忍冰。又送進來了。不知道什麼事。蘭仲道。有趣有趣。就是陳至剛的女兒。名兒叫做佛保的。今年說是十九歲了。那個石忍冰。不是爲了說這佛保。同沙少安沙孝廉兩下不乾淨。就是前番索債。也是借題發揮呢。今兒那石忍冰。又在那裏說了。因此陳至剛同沙

少安耐不得了。要很很的辦他一辦。保全女兒的名節。我在這裏想我的氣運。不知濟到那麼着個樣兒哩。方纔瞧那陳至剛的言語之間。光景那個佛保小姐。終竟靠不住。我只要他靠不住。我的財運。就靠得住哩。六相娘子道。我看這個効了些兒。勞罷他給你做了一件好買賣。狠容易弄進論萬銀子。難道說得出敲他的竹槓嗎。這人情是樂得做的。留着升官的路子罷。蘭仲哈哈笑道。你們婦人家。到底見識不廣。大凡有縫兒。可以弄錢的地方。就該弄錢。隨便怎樣的便宜。沒有過於收現錢了。我有了錢。升官的路子。還怕找不出來嗎。你瞧着我擺布他們。不怕他們不拿銀子來給我快樂呢。說着便到簽押房。把石忍冰私自提來。詰問一番。愈覺得沙少安同佛保通姦是實。便對石忍冰道。你儘管這麼一口咬住。我終不難爲你。就是喝打你。儘管兒求。終給你求下來。就是了。而且就是前案果然委屈你了。但是做官也有許。

多爲難之處。你既是念書的，也得明白其中的道理。我同你們到底無德無怨呀。所以可以設法的所在，終要設法的那就不愧爲民之父母了。然而乘風使船，望氣做事，原是我們居官的要訣。說着又取了一錠十兩的銀子，賞給石忍冰。石忍冰感激涕零，不可名狀。列公可知道蘭仲者番作用，未免不近人情。做事如同兒戲一般，只怕做書的畫蛇添足呢。其實封蘭仲的手段，高強長於機變，又會脫卸。究景石忍冰的，却是個中江秀才。萬一上控起來，到底喫不住。雖有陳至剛拍着胸脯，凡事由他了結。這會子，我又不高興効勞，要狠狠的敲他一記大竹槓。可想今而后的交情，也不見得怎樣了。須防着石忍冰的這一頓板子，或者發作起來，我擅責生員，到底耽不是的。我如今把石忍冰結之以恩，怨氣只朝陳至剛吹。委實是一舉兩得的妙計。這十兩銀子，省不得的。安排已定，隨卽升坐夜堂，把石忍冰問了一回。忍冰便供



打胎的方子。還是他傳授的。鑿鑿可據。叩求飭傳沙少安。當堂對質。實爲德便。蘭仲聽了。也不問了。判還押候訊。次日一早。便來見陳至剛。故意堆了一臉憂愁的樣子。搖頭嘆息道。那石忍冰。其實混帳。那供詞越發的不成話了。倒說打胎方藥。還是他經辦。執定要同孝廉公對質。這案子。倒難了。請請老先生的示。怎地辦法。幸而晚生坐的晚堂。觀審的士庶。却沒有了。不然。傳揚出去。可是玩的嗎。陳至剛道。若要沙孝廉對質。可使不得。不瞞蘭翁說。小女委實無耻。終要請蘭翁顧全體面。石忍冰那厮。還可以用強力壓之。蘭仲道。晚生何嘗不是這麼想。但是最可慮的是眼前。果然壓服了。只怕不能管住。他不到上頭去。胡鬧。晚生一官棄之。不惜老先生分上也說不得了。倒是老先生的清名有累。如何是好呢。陳至剛原是做官的。豈不明白。這是明明要敲竹槓了。不禁勃然大怒。你不想給你賺了論萬銀子了。還不肯白勞一點。

兒。倒。好。意。思。想。頭。我。的。銀。子。哩。再。者。我。們。家。只。有。敲。別。人。家。的。竹。槓。沒。有。別。人。家。來。敲。我。們。家。的。竹。槓。豈。不。是。天。翻。地。覆。了。嗎。於。是。頓。然。間。面。皮。都。變。了。青。而。又。白。的。顏。色。要。知。陳。至。剛。怎。地。對。付。蘭。仲。且。聽。下。回。分。解。



---

官場秘密史後編 卷十八



# 最近官場秘密史後編卷之十九

天公 鑄

慧珠 校

赭衣人翻爲座上客

藍袍客不是個中人

案。官場中諱敲竹槓的名兒。叫做伸手。這伸手兩字。在普通社會上。却是個很不好看的名詞。譬如討飯的。叫做伸手將軍。閉目而思其狀態。其實宛然。又有一說。叫做棺材裏伸出手來。就是死要錢的意思。但不知第一等的尊貴人。何以取這極不好看的名詞。做要錢的徽號。這個理想。委實難解。大概居官要則。弄錢的政策。在利國安民的諸大端之上。決不肯自謙到如此地步。想弄幾個錢。就自以爲討飯的死人。差不多個樣子。決無此理。這便難解了。有的人說。這不是官場中人。自己興出來的名目。大約是普通社會上。刻

毒官場中人的話頭。此說似乎相近。然而其實却又不然。何也呢。做書的在少年時代。從三吳兩越間。逆流而上。直至兩川。跑了十年。無非是幫人家打算伸手的交道。當初幫人家伸手。似乎比別人的手伸的長些。所以東家的頂珠。不作興。不變色的。紅的變不成綠的。總要變成了纔肯歇手。這句話並不是做書的忽然說起笑話來。做書是第一件鄭重事體。規矩的營生。與自己的名譽。他人的知識。俱有關係。作興游腔滑調的。弄幾句在裏頭嗎。並且這部官場秘密史。更其不好大意。雖是列傳的貴人名兒。姓兒。大半識了白字。故意弄了些魯魚豕亥之誤。然而一經讀過。那個不知道這是某官某姓某某台甫。一目了然。所以只好少說一句話。萬萬不可多添一句話。何也呢。若是多添了一句好話。自然歡喜。差不多拿這部官場秘密史。當做此公的家譜。一般留着子子孫孫。據爲家法。等到三百年後。直可以算得故典了。此

公。的。子。子。孫。孫。很。以。爲。榮。耀。旁。人。也。讓。他。一。步。是。個。名。宦。後。裔。若。是。多。添。了。一。句。壞。話。此。公。豈。不。要。馬。上。的。跑。來。同。做。書。的。爲。難。嗎。做。書。的。自。己。知。道。做。了。這。一。部。書。怨。也。招。的。不。少。了。經。不。起。列。傳。諸。公。結。了。團。體。跑。來。疙。瘩。只。消。有。憑。有。據。還。來。得。及。對。付。一。大。堆。的。名。公。貴。人。若。是。不。的。那。末。倒。竈。了。然。而。呢。稗。官。野。史。無。非。是。調。謊。瀾。言。那。裏。作。得。准。哇。幾。曾。見。說。部。上。的。毀。譽。定。個。人。的。價。值。呢。閒。言。掃。去。正。傳。編。來。却。說。陳。至。剛。聽。了。封。蘭。仲。封。大。老。爺。的。言。語。大。有。伸。手。之。意。心。裏。好。不。自。然。臉。上。便。變。了。顏。色。正。待。要。使。個。標。勁。兒。給。他。瞧。瞧。反。覆。一。想。老。大。的。使。不。得。究。景。吊。桶。落。在。他。井。裏。他。官。位。雖。小。強。他。不。過。是。個。知。縣。衙。門。公。事。公。辦。理。該。質。訊。休。說。沙。少。安。大。不。了。一。個。舉。人。就。是。翰。林。也。抗。他。不。過。若。是。少。安。同。忍。冰。對。質。起。來。那。就。糟。的。沒。收。場。了。那。其。問。少。不。得。仍。要。央。他。伸。出。來。的。手。縮。回。去。倒。周。折。了。而。且。鬧。得。六。缸。水。渾。洗。

刷不清。如今只好填他一填。連忙把火氣死活捺了下來。堆上一臉的笑容。道。蘭翁慮的不差。總要請蘭翁……說到這裏。使着三個指兒。說。想個萬全之計。周旋兄弟。蘭仲情知上鉤了。只是三個指兒。忒遠許了。索性讓我給個數目。他罷。想罷。便道。這個自然。這個自然。女公子是萬金之軀。那裏是千金之體。嘎斷斷乎使不得一些兒錯點。落在外邊……說着。伸個大拇指。說。老先生是也不是。至剛瞧他手口相連。直是獅子大開口。要一萬。心上別的一跳。想他的心。狠也不狠。這記竹槓。敲的好不利害。眉頭一縐。計上心來。你狠。我這裏比你還狠些。便聲色依然。恭恭敬敬站起來。朝着蘭仲深深一揖。道。蘭翁這樣周旋兄弟。感激不盡。不過兄弟還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要同蘭翁商量。蘭仲忙還了揖。道。老先生分付晚生。敢不從命。至剛嚙嚙道。我們明人不必細說。官場交涉。却沒賒帳的。終須現交。然而瞞不過蘭翁。這裏

是個苦地方。錢鋪子是沒有的。須要到同德縣。纔有錢鋪。然而也沒有殷實鋪戶。兄弟這邊雖有些往來。這麼巨款。他那裏也喫不住。所以兄弟只好出一張十天的支票。須等京裏滙過來。纔好收現。不過忍冰這混帳東西。可惡的很。須要早點結案。三天。可來得及嗎。支票一層。蘭翁可信得過兄弟嗎。蘭仲聽了。這是明明搪塞的話。一言蔽之。要見了顏色。纔肯拿錢。若說同德沒有大錢鋪。忍冰的老子。不是同德利記錢鋪子的即期票嗎。立刻兌出論萬銀子來嗎。昨兒使人坐了火車。來回不過三個鐘頭的時分。一張票子去。兩抬白花花凸肚翹邊的元寶。(行好行好)的。扛了來了。既是他這樣。我這空頭人情落得做。怕他拔了短梯。少了一文。但是支票。却要拿了走的。想罷。便道。老先生笑話了。那裏說到信得過信不過的來呢。至於結案。那裏要三天。就是今兒。也來得及。至剛恭維道。蘭翁的才能。迥乎不同尋常了。兄弟其



實佩服。這麼着。最好了。蘭翁請坐一坐。兄弟告個便。說着裏間去了。須臾。拿了一張支票出來。却是陳至記。支利記錢舖。九八規元計銀一萬兩。雙手呈上。連連說着。費神費費。周旋周旋。蘭仲便老實不客氣。接了。興頭頭地的回到衙裏。也不落簽押房。三脚兩步的直跑到上房來。可煞作怪。房門關的緊緊的。那如意兒。聽到脚步響。忙着迎過來。一把拖住。道。那邊去。那邊去。鳳娘也迎出房來。對着蘭仲招手兒。蘭仲便順步兒走至鳳娘房裏。道。那邊誰在裏頭。鳳娘抿着嘴兒笑。問了三遍。只是不說。蘭仲又問歡喜兒呢。風娘只是抿嘴兒笑。一手向六相娘子。那邊指着蘭仲。情知是了。嚶的一聲。嘆了口氣。鳳娘忽然把眼一瞪。道。咦。奇了。嘆什麼窮氣。難道你便忘了前兒的話嗎。倒累得你嘆氣了。是的。蘭仲道。不是這個道兒。我也沒有嘆氣呀。說罷。我要坐堂了。拿脚往下就走。到了簽押房坐着。想道。這件案子。那麼着便可糊塗了。

結想了一番。也不說要坐堂了。仍舊把石忍冰私下。提到簽押房來。非常謙沖。直叫忍冰坐了。忍冰倒着實的不好意思。只是說着。小人不。敢。小人不。敢。蘭仲道。你不要這樣。我公事却公辦。這兒是私見。原可以隨隨便便的。忍冰道。大老爺公事公辦。便是小人的造化了。這一句。却鈍到蘭仲。日月無光。少不得臉上發起紅光來。這兒倒要誑小孩子似的。誑的他遠走高飛。一輩不敢再到真義縣地界來。便不好發威。只得受他的這句奚落的話。因此堆下笑臉來。道。老兄果然好舌辯。佩服佩服。但是你我都是秀才底子。捐的知縣。不過老兄沒有到省。兄弟就多花了幾個。拿了印巴子了。你我總算沒有見面過的好朋友。那一處不該照顧些兒。但是在這兒想。老哥同至剛兩個。何苦來把鷄子來石頭上去撞呢。兄弟替你老哥籌出一條極好的機會來。老哥肯聽兄弟一句話嗎。忍冰忙道。小人……蘭仲便搶住道。老哥這就不

成話了。小人大老爺的稱呼。從此以後。不作興再提了。我們是同班呀。忍冰只得自居是個秀才。便道。生員是窮而無歸的人了。老父台諭下生員。生員敢不從命。蘭仲歡喜道。老哥的氣運。否極泰來了。兄弟的伯父。現署着關外的彰陽道。那裏是。雖是個苦地方。其實做官。是很有味的。就是同前幾年的東三省。一個樣兒。無分上下的。就是沒功名的人。也可以投効到那裏去。當差。何況你老哥是有功名的呀。兄弟如今寫一封結實的薦書。你老哥到家。伯那邊去。謀點事情。豈不勝如在這兒爲難嗎。而且從此風雲際會。萬里前程。也是意中的事。孟夫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你老哥在這當兒。也着實受點艱辛哩。怕不是老哥將要受大任了。所以老天故意的。使老哥受點兒委屈呢。這一套話。直說得這個石忍冰。心花都開放的。收不攏來。妄想的念頭。又別別地的亂動。把怨

恨封蘭仲的心想一齊消滅的絕淨。而且只有感激封蘭仲的心想。竟不知要什麼樣纔好。但是列位須記得靈清石忍冰這個人。只要得了一點別的好處。就把這個好處。又一筆鈎消了。至於以怨報德。是唯一的名公。超超等的好手。只消看這一下子。的行爲。就知道了。那個飛毛腿劉方。石忍冰却是心底裏發出來的感激。這會子封蘭仲的好處。更勝於劉方了。於是沒處可以討他的好。便道。老父台。劉方的一案。父台敢是將就了嗎。聽說差不多要釋放他嗎。蘭仲倒呆了一呆道。劉方本來也沒甚什麼樣的罪案。不過他終非善類。歷任官員。初到任。視爲老規矩。要同他。累堆。一下子。纔算合式。忍冰道。生員蒙恩深重。既有所聞。不敢不說。蘭仲忙道。他在那裏說些甚麼來呀。忍冰道。這個劉方。委實不知好歹的壞東西。老父台却是開了天高地厚的恩典。正待釋放他。他倒是成日家在那裏攔起了大腿。無帝無天。目無法紀。

的。叫。喊。着。這。麼。糟。的。瘟。官。狗。官。咱。老。子。的。眼。珠。裏。面。其。實。瞧。不。上。放。不。下。咱。老。子。有。的。是。錢。不。怕。這。瘟。強。盜。狗。犬。羊。不。送。咱。老。子。回。府。去。咱。老。子。回。府。了。好。叫。這。混。帳。的。小。崽。子。小。心。一。點。兒。蘭。仲。聽。了。微。微。一。笑。道。由。他。罷。忍。冰。一。團。高。興。倒。收。了。這。個。沒。意。思。連。忙。答。轉。口。來。恭。維。蘭。仲。道。老。父。台。這。等。寬。洪。大。量。真。所。謂。大。人。不。計。小。人。之。過。了。蘭。仲。心。裏。却。把。冰。忍。鄙。薄。萬。分。了。但是。瞧。這。局。面。不。得。不。把。忍。冰。遠。遠。的。弄。他。離。開。了。這。裏。以。杜。後。患。於。是。寫。了。一。封。信。提。了。三。百。塊。龍。洋。給。忍。冰。做。盤。川。當。日。就。打。發。他。起。程。去。了。次。日。便。去。回。覆。了。至。剛。光。陰。易。過。不。覺。已。是。十。天。那。張。支。票。已。到。期。了。使。人。去。收。時。回。說。銀。根。沒。到。例。不。照。付。一。連。三。日。終。是。這。個。樣。子。蘭。仲。心。上。却。慌。了。只。得。去。拜。會。至。剛。至。剛。又。不。見。客。又。是。三。天。終。沒。有。見。過。一。盪。情。知。上。了。至。剛。的。當。這。一。氣。氣。的。昏。發。六。相。娘子。道。我。原。說。落。得。做。個。人。情。如。今。倒。弄。得。情。又。不。

會做得。銀子却落了個空。很不上算哩。蘭仲道。我拿住他的支票。不怕他賴去。既然不做情。定規不准他漂了帳去。六相娘子道。錢在他手裏。他不拿出來。你也沒奈何呀。蘭仲道。有了有了。我同錢舖裏倒蛋去。他不付銀兩。封掉他的舖子。等舖子裏找至剛去。六相娘子道。真義縣的封條。封不了同德縣的商家。蘭仲道。移文該縣。六相娘子搖着雙手道。不興不興。同德縣怕不幫至剛的忙嗎。蘭仲道。依你說。這一萬銀子。丟了罷。你倒好的。不同我找個主意。倒同我說這風涼話。其實不作興呢。六相娘子道。你倒說起這樣的話來。你自己想去。那一天。你從至剛那裏。拿了這張支票回來。我剛同歡喜兒兩個。在房裏頭。不好放你進房來。所以如意兒。撮弄你到鳳妹那邊去。你就不以爲然。居然嘆氣。你原知道我嘆氣。是平生第一件忌諱的事。明明倒我的蛋。於是偏偏犯我的諱。你想鳳妹那邊。離我這邊。隔着三間屋子。你竟嘆

的好不煞野。我在恰好的當兒。這不祥的聲浪。直鑽進我的耳根裏去。我聽的發抖。身子都癱了。到後來。我終念到夫婦之情。依然同你高興。你倒成日家裝了一臉的不高興。同我不高興。倒也罷了。你什麼緣故。同車頭兒也不高興了。就是車頭兒的妹妹小美子……蘭仲聽到提起了小美子。三個字。恨恨的一蹶。脚道太太將就些兒罷。千不是萬不是。終是下官不是我。以後不敢了。求太太不要往底下說去。哩。六相娘子瞧這情形。不禁又氣又笑道。這麼不吃唬的人。也算忝居民上。這麼沒見識的人。也要想弄錢。豈不可笑。蘭仲笑道。你主意却不曾使出來。倒又奚落人。這麼的一泡……咳……如。今。我。明。白。了。下。一。世。去。我。甯。可。做。個。女。子。不。情。願。做。男。子。哩。做。男。子。怎。地。可。憐。做。書。的。寫。到。這。裏。忽。然。大。有。所。悟。封。蘭。仲。這。兩。句。話。是。極。有。至。理。之。言。非。是。順。口。兒。的。空。泛。言。語。不。過。這。兩。句。話。却。不。配。封。蘭。仲。的。心。坎。上。想。

來。嘴。巴。裏。說。出。何。也。呢。這。種。理。想。凡。是。瑰。奇。特。達。之。士。縛。束。於。女。子。小。人。之。手。言。語。行。動。不。得。自。由。老。死。牖。下。與。草。木。同。朽。每。每。有。此。設。想。至。於。封。蘭。仲。這。個。人。正。是。紀。文。達。所。謂。志。短。於。才。者。也。不。當。存。此。想。發。此。言。諸。公。以。爲。然。否。吾。且。把。封。蘭。仲。爲。了。收。不。到。陳。至。剛。的。一。萬。銀。子。多。方。設。計。定。要。收。來。到。底。弄。出。大。事。來。了。收。場。不。得。只。得。央。求。伯。父。封。梅。伯。封。觀。察。同。他。打。幹。要。到。這。個。時。際。算。起。來。還。有。好。些。時。呢。如。今。且。說。石。忍。冰。取。了。盤。川。信。札。又。置。了。些。些。行。裝。連。夜。趕。赴。彰。陽。非。止。一。日。已。到。彰。陽。却。是。個。極。繁。盛。的。區。處。華。洋。雜。處。中。外。一。家。的。是。中。國。版。圖。上。的。頭。等。商。之。戰。場。較。之。我。們。上。海。過。之。無。不。及。忍。冰。便。下。了。旅。館。身。上。的。盤。川。倒。還。有。餘。百。十。來。塊。洋。錢。於。是。臉。子。上。很。有。光。彩。老。實。說。石。忍。冰。身。上。拿。得。出。一。塊。洋。錢。的。日。子。已。兩。年。餘。沒。有。了。這。會。子。有。一。大。卷。的。洋。元。腰。背。子。又。挺。的。什。麼。似。的。便。一。疊。連。聲。的。喚。叫。掌。



櫃的來問話。掌櫃的連忙過來陪着笑臉答應。忍水道：「這裏道台衙門在那兒呢？」掌櫃的道：「道台衙門在南門裏面的馬車東洋車都可以去得。」忍水道：「我同封大人是親戚，今兒已來不及了，明兒一早替我預備一乘馬車，派個在行些的茶房，跟我拿帖子拜客去。」掌櫃的連忙答應下來，知是本道的官親，便應酬的周到些兒。忍水也做了好些的喬張致，開口是封大人閉口也是封大人，在大廳上高談闊論，胡言亂語，一衆客家暗笑他的，也有羨慕他的，也有還有一種老世事的，明知他是吹牛皮的一路人，跑來撞木鐘的，內中一個穿藍緞袍的道石忍翁，既是同觀察公是親戚，回來說話的當兒，忍翁可以上一個條陳，忍水道：「說什麼？」條陳道：「哇！只消地方上有益的事，竟然叫做親，怎樣辦？就是了。不是兄弟誇口，兄弟一路上來進了彰陽地界，便留心官員的名聲，如何地方上的利弊，如何等兄弟對做親說了，整頓整。」

頓改革。改革那便不負這一盪探親的宗旨了。那穿藍緞袍的道忍翁。真有心人也。至於晚生的意思。就是我們中國各省所造的銀元。譬如甲省造的銀元。拿到乙省來用。便不能通用了。叫什麼要貼水的一個銀元。省分隔的遠些。竟然打八折五折的都有。倒是墨西哥的洋元。各處通行。反而比中國銀元。價錢來得高貴。卽如這裏彰陽。目今的市價。墨西哥的洋元。每元換銅子一百三十四個。合錢一串三百四十文。本省的銀元。須短二個子兒。只換得銅子一百三十二個。可是理上說不去嗎。至於別省的銀元。就參差不一。譬如僻省所造的銀元。換不了一百個子兒的。也是有的。忍水道。可真的。這樣嗎。兄弟如今身上。有的是山西省造的銀元。不知要吃虧多少呢。那穿藍緞袍的道。山西省的銀元。還不算吃虧。大約九折。還可以多些。一吊二百五十文。光景換得來的。忍水道。呵呀。那就吃虧了。這是那些錢舖子的荒謬。故

意弄出這些參差不一的市價。以濟其奸。明兒等兄弟同敝親說了。出示嚴禁。以歸劃一。就是了。容易容易。這些事情。算得什麼。那穿藍緞袍的道。不興不興。忍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方纔說的還沒曾說到。官場上去呢。就是如今收漕的時節。這裏的上下兩忙。都是錢碼的。假如一畝田。完若干錢。然而拿錢去上兌。櫃上却不要的。忍冰道。那末他們要甚麼呢。那穿藍緞袍的道。忍翁。是這個樣的。由知縣衙門。定出一個特別章程來。單是完糧所用名兒。就叫漕價。却是開徵的那一天發出來的。這會子的漕價。定的凶哩。百姓們不知要吃多少的虧呢。……喏。……墨西哥的洋元。又叫做英洋。英洋一元。作銅子一百八個。合錢一串零八十文。本省銀元。作銅子一百三個。合錢一串零三十文。不是已短了五十文嗎。以英洋爲本位。姑准搭本省銀元二成。或銅子二成。譬如上兌十吊錢。就拿了十封銅子去。豈不彼此不吃虧。

何奈法令綦嚴。總算已邀了兩成的恩典了。搭了銀元就不准搭銅子了。然而要搭兌這兩成。那就該死了。譬如銀元就有許多爲難。疙瘡。聲音總是不會好的。不是忒響了。便算是銅的了。蓋上老大的一個印花。把銀元都打的翹了。擲還來換一個上去。或是聲音低了。便算啞板了。也要蓋印換來。不怕你不拿出英洋來吃他。蓋了這麼大的一個硬印。打的翹了。還好使嗎。至於搭銅子上兌的情形。也不用說了。即使搭上收了。其實的吃虧。不到十倍。決不要想搭得上去。所以漕櫃上銀元銅子。這兩項只有找出。沒有收進。這是不能說商人的弊端。實是官場中自己弄出來的壞處。以中國的幣權操於外人之手。忍翁是高明不過的。我們二十二行省。都是中國的版圖。銀錢原是流通之物。銅元銀元上都鑄着中國的國號。倒彼此不承認了。英洋上鑄着幾個外國字。倒着實信奉他。不知道我們中國人的心上。存着那麼的意。

思。嗚。無。知。的。百。姓。倒。也。罷。了。何。足。深。責。可。怪。那。一。般。做。官。的。受。朝。廷。的。恩。典。領。地。方。的。責。任。做。百。姓。的。表。率。也。是。這。麼。的。胡。鬧。使。得。自。己。所。造。的。銅。元。銀。元。猜。其。意。思。直。要。抑。勒。得。市。面。上。不。興。了。纔。高。興。呢。到。底。想。不。出。他。們。是。何。居。心。哇。忍。冰。道。這。是。我。們。家。鄉。邊。也。是。這。個。樣。子。的。不。單。是。這。兒。呀。只。怕。二。十。二。行。省。沒。一。處。不。是。這。個。樣。兒。的。呢。然。而。其。中。有。個。道。理。老。哥。沒。有。身。歷。其。境。却。不。知。細。須。知。州。縣。官。連。忙。這。樣。的。苛。刻。百。姓。還。且。賠。貼。的。不。少。呢。他。收。進。來。却。是。錢。碼。合。算。解。出。去。又。是。合。了。銀。子。上。兌。的。這。筆。耗。費。就。很。了。那。穿。藍。緞。袍。的。笑。道。忍。翁。是。官。場。中。人。自。然。說。官。場。中。的。話。了。可。知。二。串。四。百。文。合。銀。一。兩。匪。唯。沒。有。耗。費。很。有。羨。餘。哩。綜。而。言。之。做。地。方。官。也。不。過。靠。着。這。一。筆。是。正。項。的。進。款。罷。哩。要。是。我。們。中。國。的。百。姓。好。說。話。肯。吃。喫。見。了。官。長。就。仿。佛。見。了。蛇。兒。虎。兒。蜂。兒。螫。兒。這。麼。的。心。膽。也。驚。的。破。碎。了。還。敢。多。一。

個。不。字。嗎。要曉得銅元銀元明明是准其完糧納稅。有案可稽。有示諭可憑。叫沒有高興多說話罷哩。所吃虧者不過那些小民。至於鄉紳大戶。包攬錢糧。個裏也有好處的。肯多一句話嗎。鄉紳不肯說了。小民敢說嗎。我們這裏有個頂壞的東西。却是個舉人。就算紳士裏頭很漂亮的。曾經有個里正。同他說這個漕價。定的不通。何以外國洋錢。倒值錢。本省銀元。貼了水還不肯收。這是甚麼道理呀。那個壞東西說。這是時運。在那裏轉呢。橫豎吃虧也有。限的。不是可笑嗎。獨不想到國體上的關係。也是有限的嗎。兄弟還有一件。狠不謂然的事體。要同忍翁說。忍翁在觀察跟前。也該提起一句的。忍翁道。請教請教。那穿藍緞袍的又道。自治公所。原是立憲的基礎。地方裁判的起點。我們這裏開通的最早。得風氣之先。所以這個公所。成立了多年了。至於表面上看來呢。神氣十足。氣象萬千。不知裏面的腐敗。委實的難以言語形

容如今別的不用去論他。單說這個裁判的一門。案理是沒有刑責了。所以謂之地方自治。公所不叫做衙門。所以謂之裁判處。不叫做皇上家的法堂。名目已截然不同。明明兩樣。然而何嘗具一些兒憲法的規模。竟然比着法堂之上。嚴厲的多。就在這幾天裏面的裁判現象。說兩件來。議論議論。忍冰又道。請教請教。那穿藍緞袍的道。我們這裏有個豆腐舖子。這豆腐舖子的老班。叫做隨意。這隨意頭裏的老婆。死了。只留着一個女孩子。叫做甚麼。昭弟。今年也十六歲了。那隨意。去年又續娶了一個老婆。似乎姓王。不知三畫王呢。草頭黃也。模糊了。不必去深究他。就算他草頭黃罷。這黃氏。大約二十五六歲。本來倒是規規矩矩的。臉蛋也還齊整。性格倒還馴良。所以夫婦之間。十分和氣。就是那昭弟。同這個晚娘。也狠說得來。一家三口。和氣過日子。不料有個叫什麼小錢小錢的。也不知道是個那麼樣的一等人。大約是個

不上台盤的。一流人物。喫飽了飯。沒甚事幹。專一的兜圈子。瞧女人。過日子。豈知一瞧竟瞧上了這個黃氏。同昭弟。母女兩個。這小錢只道是姑嫂兩個。沒想到是母女。至於姿色。委實昭弟在黃氏之上。并且年事又極恰好。然而那小錢。却別有一個設想。女孩子身上摸不出錢來。這錢權。自然在這個婦人。手裏拿着。只看他雖是一個豆腐舖子。瞧那婦人身上却有幾件綢衣的。穿着。還有些兒金首飾。指兒上。還帶着一隻天藍寶石金鑲約指兒。一隻赤金的戒箍兒。小錢瞧了。有點委決不來。豆腐店老班娘娘。只怕忒開闊了些。於是子子細細的一打聽。吃他打聽出一個實在來了。忍冰道。嗟。內中還有別的緣故嗎。那穿藍緞袍的道。緣故是有的。要知怎樣的緣故。這位穿藍緞袍的朋友。說話也說的不少了。口也渴了。力也乏了。且讓他息一息力。喝杯兒茶。慢慢的說罷。





# 最近官場秘密史後編卷二十

天公 鑄

慧珠 校

蓮花庵妖尼施毒藥

彰州城迷婦返清心

話說石忍冰在彰陽旅館的大廳上。同一位穿藍緞袍的客官談了一回銅元銀元收漕不收漕的一套閒話。雖是幾句空議論。然而倒是切中時弊的話頭。不可當做他閒談的看待呢。接着又談到自治公所裁判的話兒。提起豆腐店隨意的妻女。一起姦案。已說到姦夫小錢。打聽黃氏的出身底細了。原來那黃氏。却是本處黃鄉紳家的婢女。那黃鄉紳當初也做到監司大員。及至告老回家。年紀已六十七八了。老興倒還不衰。就把這黃氏。收在房裏。那時節黃氏還只得十五歲。倒也服伺了黃鄉紳差不多。十年光景。黃鄉紳

伸腿去了。豈知黃鄉紳的兒子早瞧上了這黃氏。黃氏狠懂道理。決計不從。那黃鄉紳的兒子。想等到老頭子死了。不怕他不依。及至等到了這時分。黃氏仍是不肯。因此黃鄉紳的兒子不高興了。不容他留在家中。就給了這隨意做老婆。黃氏服伺了黃鄉紳。這許久。自然手裏也積了一兩吊銀子。衣服也有兩個箱兒。隨意喜出望外。得了這麼大一注的妻財。自然舖面也放闊些兒。叫老婆坐在豆腐架子旁邊。應酬主顧。天天坐在舖子裏。瞧着街上來來往往。有好些年輕美貌的郎君。看了好不有趣。頭裏服伺黃鄉紳的時節。成日家伴着一個白頭翁。倒一心一意的。沒有半點兒邪念。及至嫁了隨意。又想着自己。因爲有志節。不肯從小主人的緣故。所以嫁到這裏來的。有些知細個裏的委曲。那一位大人老爺們。不稱贊有志節呢。所以雖則看看這隨意。慢慢的年紀也嫌老了。臉兒也醜了。言語也不知趣了。然而一想前情。

斷不敢起一些兒邪念。依然規規矩矩和氣過日子。須知婦人家心原是水也似的。隄防的嚴密。尙還無端的決了。何況這時節黃氏的隄防。雖是表面上果然完好。却不道裏面吃螻蟻弄空了的。只消稍微有些兒沖激。立刻決了。剛好的這個小錢。打聽的明明白白。手裏還有一二千金。如此美肥。肯放鬆一點嗎。何奈越是這等人家的婦女。越難下手。成日成夜老婆女兒。窠盤着一答地。而且又是豆腐店。難道穿了很齊整的衣服。天天跑去買塊豆腐。做進身之計嗎。只好在他門前兜個圈兒。但是小錢也沒有特別簇眼的俏皮。衣衫的華美。所以黃氏眼瞟也沒瞟過一次。如是者一月有餘。小錢無計可施。一日合當有事。恰見蓮花庵裏的姑子。喚做妙雲的。在豆腐店裏同黃氏說話。他便觸景生情。原知道妙雲的色戒。沒有叅破的。他那裏不三不四的巴戲。暗地着實幹了不少。他既是同妙雲認識。只怕在妙雲身上。有個計

較哩。於是便到蓮花庵等着。妙雲回來。說了來意。妙雲道。只怕不成功的。我同他是道義之交。極其泛泛的。不過他在黃府上時節。同太太奶奶。一起搭了我這裏的蓮船會。却是常年八月十六的會期。今兒分送個帖兒去罷哩。小錢道。這等是等到八月十六的會期。那一天他須要來呢。妙蓮道。說不定。他在黃府上。不過來了兩次。去年他嫁了隨老班。他也沒有來。方纔瞧他的意思。也不見得來哩。會分錢也給了我了。小錢道。會分錢既已送過了。決得定不會來的了。我知道。你的本事非常之大。你能去撮弄他來。我情願捐助十斤燈油。好嗎。妙雲笑道。十斤燈油。能值幾何。也要不了一元洋錢呢。小錢笑道。罷也罷也。就是捐了十斤燈油。撮弄的他來了。然而正經的事幹。不過看着罷哩。假如沒做理會處。這一注錢。也是白白的送給你的。妙雲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常言道。小錢不去。大錢不來。你若捐一件花青綢道袍來。包

你成功就完了。不過長久不長久。我却不管的。小錢喜出望外道。這個自然。這個自然。正所謂包做媒。包養孩。原來沒有的事。只消你牽了我們攏來。我自手段籠絡他。妙雲道。如此就是了。這倒用不着會期。那一天了。你聽我的信就是了。小錢再三囑託了一回。過天。便去打探消息。妙雲笑道。光景我們的緣分。前世裏已種下了。吃我三言兩語。飭出他的真情來了。還且一箭雙鵬呢。不過他的意思。在三尺地面上。開些話柄出來。是不肯的。要是索性遠走高飛。到別處去安身。另做人家。只消你答應了。他便安排他的去路了。小錢聽了。嚙嚙道。叫我弄他那裏去呢。這倒是叫我寫難字了。妙雲笑道。如今世界上。是再容易沒有了的。如今鐵路通行。不消一刻工夫。便幾百里路遠的地方。就到了。而且各處車站。那裏旅館林立。床帳被褥。都是現成。又且清潔。不消攜帶一點東西。只要有錢。就各式全備了。不比當初閉塞時代。有

許多爲難呀。小錢道：這句話你提醒了我了。這裏本府那裏我原有個相識的去處。不如同他母女兩個。本府城裏去住幾天。再做道理罷。准定明兒三班火車站上相會罷。訂約已定。小錢也安排了一回。次日三班火車。是在未正開的。預先一步。在車站上等着。須臾只見妙雲引着黃氏。昭弟。匆匆的到來。黃氏手裏拾了一個大包裹。約摸是幾件衣服。面上一個方方的盒兒。光景是首飾盒子哩。可想值錢的東西都在這裏了。小錢忙同黃氏招呼。黃氏不過點頭而已。昭弟也不言不語。看他母女兩個。神色之間。狠有些舉止失措。不似平常的光景。總疑他是偷背私奔。心上不免擔着驚恐。豈知這私奔的一局戲本不是黃氏的本心。那妙雲却是個妖尼。他有一種迷人的藥。中了這藥的毒。便憑人捉弄。不得自由。直要七天之後。方纔清醒回來。若是黃氏本沒有一點邪心呢。他也不敢捉弄的。只是那一天受了小錢的囑託。便

假意兒指着蓮船會的因。由要重改章程的話頭。去對黃氏說。黃氏因便留他房裏去議論一番。說到中間。又說道。奶奶是福氣。嫁了隨老班。過快樂日子。却該在菩薩面上。多花兩個積些功德。保佑平安。原來黃氏心上。却有嫌厭隨意的意思。不免露出怨望的話頭。妙雲是何等的精怪。便拿住話頭。牢牢的不肯放鬆半句話兒。一句一句的緊跟上去。頂得黃氏沒了主意。慢後來妙雲索性把小錢的意思。都說出來了。又把那小錢說得天花亂墜。子都之姣。宋朝之美。只怕還比不上小錢哩。黃氏只低了頭。不言不語。不置可否。及至吃妙雲纏不過。只說了一句耳目多的狠。況且昭弟這孩子。跟牢住的。別的念頭。空想一陣罷了。斷斷做不來的。妙雲明知黃氏心裏是願狠哩。也不說了。捉個當兒。下了一些迷藥。在茶杯內。恰好昭弟走來。便捉弄他母女兩個。各喝半杯茶。妙雲又道。你們安排些兒。要緊的東西。明兒我來接你們。



罷。黃氏道。很好。很好。一准明兒罷。你道這迷藥。又是做書的故神。其說了。不過我們蘇松常鎮一帶。是沒有的。所以聽了。以爲詫異。至於西北邊陲。獠苗。獠番雜處的去處。却視以爲尋常。那妙雲原是獠種。彰陽地方。雖是不常有。這種的害人物。然而到底不是不有的事。大家也都知道。不似我們蘇松一帶的人。聽了。也有些疑信參半。哩。若說這種迷藥。脩合起來。非常容易。並無希奇難致的東西。做書的當年。到甯夏去。那裏是接近苗獠的所在。傳授了解決的法子。預防着受人捉弄。所以知細這個性質。且住。往下說。不得了。如今我們上海那種輕狂的孩子。忒多了。專門研究那一種科學。叫什麼釣蚌。珠。靠着釣蚌。珠。過日子。風俗都喫他們鬧的。翻轉來了。若是把脩合這號。迷人質性。毒藥的法子。順筆兒。寫了出來。豈不是倒授了這般輕狂孩子。釣吊蚌珠的利器嗎。要是讓他們陝甘雲貴去跑。一邊。或者也有人傳授。不過做

書的。不是跑去玩的。所以有人傳授。是向來的老例。你們這般哥兒兄弟兒。沒領着緊要公事去白跑了。這麼老遠的一盪。可別說吃做書的。誤了。花了一大注的盤川。還是小事。倒是這一盪。吃盡了千辛萬苦。幾乎把性命都送掉了。可是合不來呢。閒言少叙。且說黃氏昭弟。母女兩個。中了迷藥之後。自己也不覺着別人也瞧不到。不過他倆心上。終以爲妙雲的言語。句句是好說話。狠情願依他指點。於是收拾了幾件緊要心愛的東西。等到妙雲來了。便同了妙雲一路。來到火車站。和小錢相見了。心上也自知不合。何奈妙雲師父要好費了。這麼一番心計。原是爲了自己。並不是爲了他人。只得由他們布置罷。一時火車已到。便別了妙雲。挈了昭弟。同着小錢。上火車。望本府進發。不過一個時間。已到了。下了火車。進了旅館。往下的事。不言可喻。光陰再再。不覺過了五天。黃氏同昭弟。迷藥的毒性。已過。心裏頓然明白。失驚道。此

事如何做得。那妙雲害人不淺了。我前兩天不知怎地昏到如此地位呢。昭弟道。娘我們跑了出來。不知道爺在家裏急的什麼樣了。這裏又不知是個什麼所在呢。母女兩個暗暗的哭了一場。恰好那小錢找相識去了。料得有好一頓工夫。纔來。於是母女倆個商量出一條計較來了。要知怎樣的計較。且聽下回分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2476B

~~1035111~~